



ZHEN SHI SHI KE PA DE

真实是可怕的

解石山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名家随笔新作丛书

陈明

真实是可怕的

陈明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真实是可怕的

作 者：韩石山

责任编辑：张秀枫

责任校对：张秀枫

封面设计：龙震海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长春市第五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60 千字

印 张：12

版 次：199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6000 册

书 号：ISBN 7—5387—1305—0/I·1263

定 价：16.80 元



韩石山

352-132

韩石山，1947年生，父亲是国家干部，从小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本当肩负起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的重任，只因本人资质平平，勉力念完普通小学、普通中学、普通大学，成为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继而成为一个普通的作家。小说、散文、文学评论、学术研究，涉猎的门类虽多，终因资质所限而出息不大，唯对文字的训练与感悟，每每有别与常人的心得。著作十余种，可观者三两种而已。现供职于山西省作家协会，为专业作家。

韩石山主要作品：

猪的喜剧(短篇小说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魔子(中篇小说集)

重庆出版社(1986年)

轻盈的脚步(短篇小说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

亏心事(散文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

韩石山文学评论集

长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

鬼符(中短篇小说集)

花城出版社(1989年)

我的小气(散文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

我手写我心(文论集)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

得心应手：作家的训练(专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

别扭过脸去(长篇小说)

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

文坛剑戟录(散文集)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李健吾传(专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1996年)

黑沉中的亮丽(散文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纸窗(散文集)

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辑 文 事

真实是可怕的	7
谢冕：教人怎么敢信你	16
不管我是谁	26
先说公理，再说学理	31
韩先生教你写文章	37
原本没什么	41
张季文章比较论	45

张中老，我越发的敬重您了	48
批评有它独自の品格	53
传记写作中的避讳现象	56
刻薄与文字	63
不热闹，就下来	66
两个热点一个病	69
“文学”在哪里？	72
疏朗之美	74
一个简单的丰盈	77
好了还要更好	82
不能光写随笔	87
编书也不易	90
文学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吗	95
人力车夫的挽歌	98
又得浮生半日闲	105
明日黄花亦芳芬	108
诗情与文笔	111
那边，有一群女人	118
两只皮鞋的同与异	122
别一种情怀	127
戕害与超度	131

第二辑 私情

想象的抚慰	139
好男儿志在家中	142

邵燕祥先生	147
陆灏赠书	155
“海上混蛋”程德培	160
刘富道的功力	165
一对好搭档	169
姚青苗先生	173
陈子善先生	176
又见雷达	179
绵长的记忆	184
这副尊容	188
妻子的衣服	191
我也爱唱样板戏	194
一件尴尬事	197
不敢说后悔	200
分明是台印钞机	202
我的书房	204
一次屈辱的串联	207
多想搬次家	212
那座古庙	216
弟弟的文章	219

第三辑 世 象

山西的女人	229
第三志愿	233
弱者的报复	236

退了休，当厅长	239
那个小去处	242
都要高观点	246
钓台今昔	249
我们是怎样走向贫穷的	252
此生再无缘	259
醉酒种种	262
当一次刁民	264
山区心理	267
花衬衫的尴尬	270
托个纸袋把家还	273
真要亲那小子一口	276
两情若是相悦时	278
我看内陆	281
张氏定理及其公式	286

第四辑 史 痕

唱和与驳难	291
此中果有文章	295
胡适的贺喜诗	301
胡适的灯谜	303
胡适与吴健雄	305
也谈张爱玲与胡适	310
徐志摩的拜年卡	314
徐志摩家的猫	318

叶公超与徐志摩	322
文章交有道	335
废除新圈点之争	344
饶孟侃与朱湘情谊考	353
李健吾与徐志摩的龃龉	366
李健吾与阎逢春	370
刘西渭的苦恼	374

真是可怕的

自序

真实是可怕的

文章是越来越难写了——我是把散文小说都称作文章的。

看到年轻人那么兴致勃勃地写着，很羡慕，却不感伤。年轻时我也那样写过，依稀记得，曾豪情万丈地对一位朋友说过，小说是什么？就是纸加笔，几张稿纸加上一支钢笔。

现在我不敢再说这样的大话了。年轻时一米七八的个子，如今挺直腰板才一米七六，文章呢，也是越来越往瘦小里缩。由小说到散文，再到随笔，过上几年，说不定该写语录了。实在是不懂韵律，要懂，说不定会去写五言绝句的。

不是没有事，也不是没有情，实在是写得多了，觉得中国的文字有毛病。据说用电脑检测作品，可以很容易地得出作家的常用

语，并以此来推断某些作品的归属。有人经电脑检测，得出结论，说《红楼梦》的后40回就是曹雪芹写的。此事若当真，那么曹氏确是有他的常用语词和常用文句格式的。近世文坛上，早在20年代，就有“郁呀郭哟”的嘲讽（郁达夫爱用呀，郭沫若爱用哟），可见作家自觉不自觉的，大都有自己常用的词语。

记得《韩石山文学评论集》出版后，有位四川的读者给我写信，说你用“蠢笨如我者”这个句式太多了，并一一列举。《李健吾传》出版后，一位大学时的学长，也曾给我说，你用“不，没那么便宜的事”这个句式太多了，起初还觉得新鲜，一多了就让人生厌。

意识到就改吧，做起来方知不然，掂来掂去，踌躇再三，总觉得哪个词哪个句式，都像是用了千百遍似的。真还不如没有意识到，就那么瞎胡的写下去算了。

是学识不足而又才气枯竭吗？

不是没这么想过，可很快就否定了。才气原先就不大，现在就是小也小不到哪里，至于学识，肯定比先前提高了不少，两下里拉平，跟年轻时该没有大的差异。想来想去，就不能不想到我们的文字，我们的句法。

最初还以为是自己的虚妄，看的书多了，才知道，许多大作家有过这个困惑。

鲁迅去世前几个月，许广平听从朋友的劝告，作札记随时记录先生的一些谈话，其中一条是：

“现在写文章真难，因中国文字实在不够用，所以写作时几乎个个字在创造起来。如果照文法第几条，那是不可能的，要自己造出新的文法来，外国字则每个字有单

独的意义，譬如……中国则分不出来，有时加上形容字，亦觉不妥。”（许广平《札记》，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省略节号为原有。）

我相信，这是鲁迅一生写作得来的最沉痛的感受，是不可与外人道的经验之谈。

台湾的李敖，该是大作家了，竟也有同样肯綮的感受。1980年出狱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就我个人写作的经验来说，写文章的确很困难，因为中文文法虽然很简单，但它的词汇却很有限，要把中文写好格外不易。所以，第一要突破词汇的限制和重复，其次要不断有新的知识和见解来支撑并弥补词汇的贫乏，很多人写文章时好时坏，不容易保持一定的水准，原因即在此。”（素文编《李敖传奇》第24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他们都该不存在才气与学识的障碍吧，为什么都遇到了同一个难题？

也有几个大作家，看他们的作品，似乎不存在这样的困惑，比如郁达夫和徐志摩，但他俩一个流落南洋，一个飞机失事，都是在盛年就中止了写作，不能作为反证。

对这个问题，我正在继续思考，也想到了一些办法，还不成熟，这里不便说出来。

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作者，在写作之暇，分些精神，也考虑考虑这件事。没有坏处。迟早都会遇上，如果你真的要献身于文学事业的话。

这些话，本不是序中该说的，想来想去，还是在序里说了好。至少能引起看此书的朋友的重视，也算是对买了

这本书的朋友的一点回报。

书名叫《真实是可怕的》，是书中一篇文章的题名，不是说这篇文章多么好，是我觉得这样看待真实也不失为一得之见。再就是，书中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初次入集，只有3篇曾收入我的散文集《纸窗》，所以收入本书，是因为它们都和本书中收入的文章有关联。不看它们，那几篇文章就太突兀。希望别以复重入选看待。童叟无欺，绝不掺假，我没这些优秀品质，但也不愿意无端地得到别的恶谥。

韩石山

1998年4月

11日于潺湲室

第一辑 文 事

真实是可怕的 ——看了两篇好文章

读书明理，知书达礼，读书能这读书能那，说一千道一万，读书最大的功效该是致用，用于世，用于心。用于世也得先用于心，因此说读书最大的功效是用于心当无大错。用于心就得心明眼亮，不止于心与眼，还应当达于口，发出声，说两句真实的话，说两句硬气的话。

当然了，气极无语，也是一种心理兼生理的现象。不屑于言说，也是一种人生态度或者说是人生境界。那是另一码事。

你既然说了，别人就有权利检点你说了一些什么。

有人提倡说真话，有人修正为不说假话，更有人退而求其次，说只要真话多于假话就不易了，真话渐次加多，终可达到全说真话的境地。不管怎样窝囊，还没有人敢明